

詩集傳名物鈔

漢書門			
五	五	二	類
一	二	號	
八	函	架	

內閣文庫			
五	五	二	漢書
一	二	號	
八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2
冊數	8	(2)
函號	273	260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三



淺草文庫

東陽許謙

之三變

程子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

風之首

傳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

謂之衛此從鄭譜說也疏謂此無文驗其水

土之名知之傳又謂邶鄘不詳始封今案史

記武王克商封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漢地理

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

三國邶鄘衛是也邶以封武庚詩傳既云自

朝歌分為三則武庚之國似無處所參以地志之說則若可通但又以鄘衛為管蔡之所尹則恐非事實也

傳○邶蒲對反鄘音容行戶剛反○殷王武乙二

祀自亳遷都朝歌歷太丁帝乙而至紂○漕音

曹墟丘於反澶時連反相息亮反濮博木反

柏舟邶莊姜不見荅 異

經

一章言柏舟則宜以載物乃汎汎於水中而無所用以此喻已故耿耿而憂思至於不能寐如有所隱痛之憂非無酒以自樂然此憂

非酒之所能遣也二章承上言鑒明則可度物我心憂煩不能度物不知何以處此歸而而告諸兄弟聊以舒此憤爾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據憑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三章於是自反平昔我心貞固過於石而不可轉我心平直過於席而不可卷威儀動止之間皆無一失而不必選而不見荅於君子豈我之過哉石不可轉是其貞潔自守之操堅席不可卷是其公平逮下之心溥也四章謂我之憂者自揆無過正以見怒諸妾讒譖而致然默而思之無可奈何惟拊心而已卒

章再言上下失序所以憂不能解但恨不能
飛去爾憂之極止曰不能奮飛可謂正而不
深怨矣

傳○一章汎芳劍反紐音今易乎梵反○語錄問
汎彼拍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睢鳩在
河洲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
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拍舟下面更無貼意
見得其義是比○綴直利反密也

此詩舊說男子作朱子以爲婦人詩蓋觀其
辭氣而得之以卑順柔弱四言舉一篇大旨
此讀詩凡例也讀詩者每於一篇吟哦上下

優游涵泳以意隨之而求詩人志之所在庶
不負朱子之教也

二章度待洛反○四章標符小反類隔切今易
並小反○卒章垢舉后反憤古對反心亂也眊
莫冒反目不明貌

序○頃去營反○傳強其兩反定丁佞反傳音附
謚神至反斷都亂反冠古玩反○史記康叔之
子康伯六世皆書伯至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
爲衛侯索隱曰康誥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
則康叔已爲侯也子康伯即稱伯謂方伯耳非
降爵也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非賂王

而稱侯也。○諡法甄心動懼曰頃甄之人反積也。衞音眩扼於革反對徒對直類二反怨也。

綠衣

二邶莊姜歎失位

經○疏一章以表裏興幽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

○詩緝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詩緝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兮唯此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

三章綠之所以成綠而為衣者人以絲染治

而成也妾之所以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上綠字已包前章衣字在內

語錄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首章言已為賤者所掩蔽次章則貴賤易位矣然此但就妾身而言三章則言妾僭之由皆在於君子末章則深達乎事逐時變物隨氣遷理勢之常無足怪者尚何憂悴之有蓋絺綌夏服也今風而淒其則固宜屏之不服

有如扇指篋中之言而又絕無彼留戀恩情之意故三章之思古人尚欲得處此之道而效之末章之思古人反謂之獲我心是在我者處之素定而古人善處此者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豈有一毫怨懟不平之氣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傳○一章綠東方之間色謂蒼與黃二色相間雜而成綠○題下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嬖於妾而生州吁莊從夫諡姜姓也

燕燕
邶莊姜送戴嬀

經○一章泣無聲出涕也涕土禮反目汁也

傳○一章紀烏拔反○之子于歸他詩皆言嫁歸之歸惟此詩謂歸父母之家故曰大歸大歸者不反之辭○左氏傳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完莊姜以為己子公卒完立是為桓公隱公四年州吁弑桓公故戴嬀大歸于陳厲戴皆諡嬀陳姓也嬀居為反

三章上音時掌反而下字無音案字書元在物下之下則上聲自上而下之下則去聲凡與自下而上之上對義者皆當作去聲讀後

同

日月四邶

莊姜不見荅

在燕燕前

經○卒章畜許六反

四胡能有定期之之辭也謂令其心回惑何時而能定乎此莊姜忠厚之意也朱子說是已然之辭

終風五邶莊姜

在燕燕前

經

莊姜賢夫人也所思者大矣國君及夫人父母一國而國人作則者也莊公無君人儀度其曰終風曰暴曰霾曰暄陰雷曰謔浪笑傲為君如此果足以正一國乎夫人賢而不見荅

果足以示人齊家之道乎國君之家不齊則一國之家不齊一國之家不齊則國殆矣夫人之中心是悼悠悠之思寤而不寐願言而嚏而懷所思者大矣非情欲之謂也儻莊姜為思情欲之人則謔浪笑傲而必喜陰暄雷而必怒矣○顧我則笑是不禮其夫人而不能相敬如賓可見

傳○一章䟽日出而風為暴又曰陰雨不興而大風暴起○二章霾云皆反類隔切今易謨皆反○雨王遇反霧謨逢蒙弄二反○䟽風而雨土為霾又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三章詩記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曠焉厭苦之辭也○孰巨尤反病寒鼻塞也

擊鼓邶從軍者怨州吁

經○李氏州吁安於用兵踴躍欣喜不自勝也○

漕音曹○詩記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輕其帥可知末章承上章而足成其義

傳○兵行馬下本不須叶欲從上句鏜處而叶也然詩中第一句無韻者甚多末章闊活正不須叶信字當正作師人切恐非叶或本誤爾○一章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戴公廬于曹即

此○鋒音峯兵端也鏜音滴矢鋒也○二章左氏傳隱公元年鄭共叔之子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二年鄭人伐衛三年宋穆公疾召孔父而屬其兄之子殤公使公子馮出居鄭公卒而殤公立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朱子曰圍鄭五日而還出兵不為久而人怨之如此者身犯大逆眾叛

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凱風七邶孝子

經○三章浚音峻子金子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言寒泉但在浚之下而不能上灌注其浚以比子不能養母有子七人而反使母受勞苦

傳○一章疏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長知丈反○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為藩歲久而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為白棘實酸者為楫棘○三章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

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卒章睨睨毛氏好貌箋以興顏色悅也詩緝光鮮貌檀弓華而睨睨明貌睨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訛以為黃鳥之聲

今案睨睨字在黃鳥上其下別言載好其音睨睨與音字文意似不連宜詩緝說是

雄雉八邶婦人思其夫 異

經○詩記凡百君子我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伎求則何用不善

傳○一章遺以季反○二章下上見燕燕

匏有苦葉九邶刺淫亂 異

經○三章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已

此詩一章以水喻禮涉是徒步渡水之名水淺可涉則是合禮而可行者也水深險而不可涉則是非禮而不可行者也今濟處有深涉是不可涉者也况匏尚未可為浮渡之器乎以比非禮絕不可行之事是指淫亂而言也然於可渡處又當分擇深淺以厲以揭比事有合禮可行而又須擇義謂雖於禮可成男女之好又擇義而行之可也大抵四句作兩截看深涉之深非深厲之深深涉是水太深而不可涉者下面是水可涉而又就其中

度淺深而揭厲也二章正刺不度禮義非其妃耦犯禮相求濟盈不濡軌應一章下兩句雉鳴求其牡應一章上兩句三章言昏禮之正即深厲淺揭之意而濟盈不濡軌之反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即濟有深淺之意而雉鳴求其牡之反

傳○一章瓠胡故反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毛氏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古今注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共九用反○釋文厲說文作砾云履石渡

水音同○二章毛氏由輶以上為軌釋文云依
傳意宜音犯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
軌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諸家說詩皆以為轍無
不濡之理當作軌字或為軛○今案周禮輶人
疏轍廣謂之軌轍末亦為軌黃公紹古今韻會
引說文軌車轍也又車軸謂轄頭也轄即車軸
之端貫轂者車輪有高下有廣狹皆定於軌輪
中之軌既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
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也中庸車同軌以
廣狹言也蓋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六寸軌
居輪之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孔疏以為

轍迹非也以是言之則此章軌字不必改作軌
但不作轍說可也輶音舟轂音穀轄音衛端音
端○三章迎宜慶反○卒章號戶羔反

谷風邶婦人見棄於夫

經○一章詩緝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
欲而勉強為之皆謂之黽勉黽莫尹反

三章逝有踰越之意笱置於梁以待魚發起
之則不可得魚矣母逝我梁謂勿踰越我成
家規模毋發我笱謂勿敗我所為之事雖去
而猶有顧其家之意

四章亡與無同○五章售賣物去手也○卒章

詩記肄習也詒我以武暴忿怒習以為常

傳○一章爾雅東風謂之谷風疏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蔓音萬俗呼作瞞菁音精箋葑蔓菁之類釋文今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本草蔓菁即蕪菁梗短葉大連地上生闊葉紅色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河朔尤多又曰根細於温菘温菘今蘆菔也菘音嵩蘆音盧菔音服即蘿蔔○菘音福菘菲似菘爾雅謂之蕒菜河內謂之菅菜爾雅菲蕒菜注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又菘當菘根如指正白可啖蕒音息菅音宿○二章畿門

內毛氏說也菘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王畿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詩記韓愈遣瘡鬼詩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爾雅茶苦菜菘味苦可食之菜生於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

案傳茶苦菜蓼屬詳見載芟是引以薺茶蓼句也此句在良耜言載芟誤而茶蓼之茶乃穢草非菜也爾雅謂之委葉字作荼與苦菜之茶是兩物傳亦誤薺呼高反荼音茶

薺本草味甘葉作菹及羹佳○更平聲○三章
 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開頭山東南
 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師古
 曰开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靈州東南俗訛
 謂之汧屯山通典平涼郡原州平高縣即漢高
 平縣屬安定有笄頭山亦曰汧屯山涇水所出○
 前編渭自鳥鼠至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馮
 皮冰反翊逸織反堰於建反○四章語錄問就
 其深矣四句集傳以為興體疑是比體答曰若
 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凡
 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遽其據反○五章女

音汝○語錄問育恐育鞠張子之說推之下文
 及爾顛覆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答曰姑存
 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卒章項安世家
 說洸為武取武夫洸洸之意案說文洸水涌出
 也引詩此句為證徐鍇注言其勇如水之涌也
 如此說則武之義明

式微邶十黎臣

經

兩章上二句勸歸之辭下二句怨辭也晏子
 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今日微君

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似黎侯有為已亡之意
蓋黎侯必有不君致亂之階而召狄故其謂
所以濡於中露陷於泥中者為君之躬故耳
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又何有胡為乎之
怨乎

傳○一章芘必至反覆乎救反○黎侯失國事見
旄丘序下傳○二章難乃且反

旄丘邶十黎臣責衛

經○一章誕徒旱反

傳○一章詩記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開
而踈○三章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

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褻與袖同裼先歷反○
女音汝憤古對反○左傳注黎侯國上黨壺關
縣有黎亭

序○箋伯者州伯疏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
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
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
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

長此釋序文
傳不用此

簡兮邶十賢者仕於冷官

經○一章子金子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日正中
時在庭前堂上以俟舞列○詩記日之方中至

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朱子以明顯二字該之○卒章詩記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人

傳○一章易以豉反○䟽舞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商頌亦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也詩記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䟽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禮書干盾也以革爲之其背曰瓦

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以紛戚斧也玉戚以玉飾其柄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錫音陽白金也紛音分如綬○樂書羽舞者翟羽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䟽黃帝使冷倫自崐崙之陰取竹吹之爲黃鍾之宮周景王鑄鍾而問於冷州鳩以冷氏世掌樂官故世號樂官爲冷官崐音昆崙盧昆反冷或作伶○譽音余稱美也○二章韁居良反○䟽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而成

於遠○三章翟雉屬○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儀禮公燕羣臣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賓與卿大夫入即位主人獻賓及公卿大夫酢酬畢席工于西階上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眾工不拜受爵有脯醢○題下語錄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有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

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侏儒俳優蓋亦衰世用之非樂中所當用者樂記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正言後世之樂也俯猶曲也儻即儒獲乃刀反獼猴也舞者如獼猴戲

泉水

邶十

衛女思歸

經○詩緝不瑕有害未為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為瑕疵而有害乎

傳釋諸姬為姪娣釋姑姊則曰諸姬夫姪娣

從嫁者也故可與謀若姑與姊則豈亦在所
嫁之國而可問之哉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
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存問
其安否感親之歿而念骨肉之存者也當從
此說

傳○一章泉淇皆衛水因思之而起興○共居容
反慮凌如反○姬衛姓故得為姪姊○二章毛
氏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疏輶謂祭道路
之神輶本山行之名道路有阻險故封土為山
象伏牲其上天子用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既
祭處者於是餞之飲於其側禮畢乘車轡之而

去喻無險難也輶蒲末反轡音歷○又漢書黃
帝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
行神今案凡祭皆祭其神而以人鬼配如社稷
則祭土穀之神而以后土棄配然則輶祭則祭
道路之神或以纍祖配也○三章王應麟困學
記聞隋志邢州內丘縣有于言山又李公緒記
云柏人縣有于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案毛氏注脂牽其車疏既脂其車又設其轄
是注疏皆以脂牽兩言之也字書牽車軸端
鍵今字亦作轄其物以金為之無事則脫行
則設之蓋軸穿於轂而牽則貫於軸之兩端

而鍵夫輪者也今脂則脂其軸與轂牽則加其鍵也鍵巨展反

四章疏同出異歸曰肥泉○漕見擊鼓○寫除也詩緝寫謂傾而除之也曲禮器之漑者不寫

北門

邶十

賢者不得志

經○李氏表記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以大言受小祿是不見知於君所不當受也衛臣終窶且貧不見知於君也非專較廩祿之厚薄也

外不見知於君而不得行其志內為窶貧之故而有室人之適困於內外極矣乃一歸之

於天非知命樂義之君子能如是乎

傳○

題下懟見邶柏舟懟直類徒對二反怨也

北風

邶十

君子見幾而作

經○語錄問狐與烏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之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氣象○詩記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靜女

邶十

淫奔之男 異

經○語錄問傳以靜女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相與狎溺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間雅而此曰

靜女者猶日月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為德音矣而曰德音者愛之之辭也

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傳○一章躑直炙反躑厨玉反行不進貌○卒章牧見小雅出車

新臺邶十國人惡宣公

經○詩緝此詩齊人作

傳○一章困區倫反義見伐檀傳○二章洒詩記水光中見其臺之高峻○三章易離麗也注麗猶著也著直略反

二子乘舟邶十國人憐二子

經○詩緝自衛適齊必涉河首章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為其將見殺顧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二章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怨之故曰不為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瑕有害謂本無瑕疵而有禍害也

傳○一章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

姜夷姜莊公妾宣公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即伋為之娶于齊而美公

取之生壽及胡夷姜縊失寵宣姜與胡搆急子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今案傳與此文不同者傳悉從毛氏文也○詩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公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

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殘相賊不唯流毒子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睢聖人之意深遠矣

衛宣淫於上下父子夷戮人道絕矣無足論也惜乎伋之死未得其所爾伋非得罪於父特朔母子之構也壽既告之逃以自免不陷父於惡斯可矣而以棄父命為辭必於就死是以從今為孝而擇義未精者或曰宣姜故伋妻也今欲立其子非殺伋不可其譖之

也必誣之以中冓之言或有今將之意若驪
姬之譖申生者假使伋子而出誰許之乎曰
君子之處事以其有愧於心焉否爾苟當於
理而於心焉無愧則何卹於人言昔者大舜
嘗爲之矣母譖之也爲象奪嫡也瞽瞍欲殺
之愛少子也其事與伋無異焉完廩浚井逃
而得免於聖人之德未嘗少損伋子於此取
法焉可也而守區區一節之義豈非擇之未
精者邪曰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
晉侯而斥殺是專歸罪於獻公而不及申生
何也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獻公嬖色愛

庶戕嫡亂國禍生於君故專罪晉侯以爲萬
世爲君者之戒然則成父之惡以致簡書之
斥者誰歟則責申生之意亦在言外矣古人
以申生爲恭世子故論伋子當與申生同科
曰若是則父命終可抗邪曰抗父之命爲不
孝庸人之所能知君子則有義焉爾父生之
子事之則宜致死焉固常道也而父子主恩
今乃賊恩而殺其子以無罪尚可謂之人乎
故子從父之逆命爲恭之小陷其父以滅人
倫爲害義之大是以去彼而取此也孤竹君
嘗以治命立叔齊而終不從以失義也夫廢

嫡立庶與無罪而殺子有逕庭矣叔齊於其
小者不忍累其父寧困餓而不顧聖人深許
其仁豈謂之抗父哉故首止之盟春秋是之
夫天王以愛易子諸侯以義定之一舉而父
子君臣之道皆正是故夫子又稱之曰管仲
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蓋有父子君臣則為中國
失則為夷狄矣由是觀之君子以擇義為大
也然則壽之死也如之何曰壽知愛其兄而
已不知加父之惡也

鄘一之四變

柏舟鄘共姜自誓

經○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詩緝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
不存惟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
也

它它適也慝邪之匿於心者也它適而誓之
死靡為之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之微亦
誓至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可
渝矣○共姜之時先王遺澤尚在關雎之化
猶有存者故姜之守義雖或天性貞潔然教
化之道不可誣也當時衛之風俗固因以厚

矣而先儒說詩者以衛之淫風大行僅得共姜故聖人錄之以爲鄙首蓋考之未詳爾衛自康叔傳九世至釐侯史皆無事可載釐侯立於厲王二十五年子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皆東遷之前在釐侯時有共姜暨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其終也謚曰睿聖武公觀於淇與抑詩可見則當時衛俗安有不善者乎自其子莊公不禮於莊姜馴致州吁之亂而宣公立宣淫於上下而淫風始流行不可禁矣但詩各因一事而發聖人唯欲取之以示勸戒固不必論時之先後爲次第也讀

者詳之

傳○一章髦䟽禮注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若父母沒則脫之諸侯小斂脫髦士旣殯脫髦若父母有先死者脫之至服闋又著二親並沒則因去之夾白曰角午達曰羈內則擲縱笄總拂髦冠是著於冠之內也髦之制未聞髻徒果反闋苦穴反凶思晉反縱所買反○去起呂反○共音恭共伯衛釐侯子名餘武公兄○奪謂奪其守義之心○覆孚救反

牆有茨二刺宣姜

傳○一章詩記前漢梁王襄傳聽聞中冓之言注
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冓謂
舍之交積材木也蓋閫內隱奧之處中冓之言
若曰閨門之言也○惠公名朔即構伋子者左
氏傳閔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
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昭伯即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伋之
兄也

君子偕老三刺宣姜

經○一章副數救反

首章三截上二句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
得有副笄之服既服此則宜從一而偕老中
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
言今乃不善將云何哉中三句應副笄六珈
下二句應君子偕老○象服與予觀古人之
象同○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謂夫人容
貌之美服飾之盛固無以加然而無德則人
胡然而尊之如天胡然而敬之如帝此則與
上下兩章末句皆刺之一說容貌服飾如
此胡然而自天降此乎胡然而鬼神來此乎
此則問辭後章末則答之曰此邦之媛也一

說容貌服飾之盛胡爲而在此乎其自天而
降也胡爲而在此乎其鬼神也此雖疑辭而
却非問辭上說疑在胡然字此說疑在天帝
字

傳○一章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
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
服之以從王祭祀䟽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繇
動此據鄭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
以知之追丁回反編步典必先二反覆芳救反
繇與搖同

今案鄭說禮如此而箋詩亦曰如步搖皆不

言步搖之制毛注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
爲之後漢書和熹鄧后記注皇后首副其上
有垂珠步則搖然不知步搖之身亦編髮爲
之否也蓋謂之似步搖固已全非步搖之制
自作䟽時已不知之則副之爲物今不可考
矣

追師又曰追衡筭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筭皆
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
下以紃縣瑱筭卷髮者紃都感反縣音懸瑱他
甸反卷音捲

今案鄭說禮如此是以衡筭爲二物毛注筭

衡笄也是以衡笄為一物愚竊以鄭說為是蓋副有衡復有笄詩言副則有衡可知別舉笄則謂有六珈飾之盛也

疏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

今案珈字從玉是以玉加飾於物也然追者治玉之名笄既以玉為則珈亦未知以何為飾而其制為如何

紃織如條上屬於衡以懸瑱者也瑱以玉為之以續縛之而屬於紃懸之當耳縛音篆卷也○二章翟衣見葛覃○繒慈陵反帛也○鬢益髮疏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左氏傳哀公十七年

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鬢是也摘他狄反○三章祥釋文符袁反毛注是當暑祥延之服疏祥延是熱之氣繼袞去熱之名言是當暑繼去絆延之服也則繼字作泄字意解今傳作薄慢反而云繼祥束縛意案說文祥博慢反而傳意祥字如絆字意是繼祥為連綿字共成束縛意也然薄慢反恐誤當如說文切

桑中四靡淫者異

傳○一章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注別四名疏唐與蒙或并或別別則四名也本草夏生苗如

言集傳卷之二
絲蔓延草木上或云無根假氣而生實如蠶子
爾雅又出一條曰蒙玉女注蒙即唐尤見唐蒙
之別傳唐蒙菜也從毛注也但唐非可食之物
不知毛爲何以爲菜名○姜大率言貴族以誦
女之美未必真有姜弋庸三姓○二章春秋襄
公四年夫人妣氏薨公羊傳作弋氏薨定公十
五年妣氏卒穀梁傳作弋氏卒○題下比毗志
反同也濮音卜衛水名○史記衛靈公之晉至
濮水之上夜聞鼓琴聲召師涓曰吾聞鼓琴狀
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去之晉靈公
令師涓援琴鼓之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

可聽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
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
聞此聲者國削

序○譙以辭相責讓以禮辭責之質者正也責誚
也哇邪也哇淫非正曲也

鶉之奔奔刺宣姜子頑

傳○一章爾雅曰鶉鶉注鶉屬䟽鶉一名鶉又曰

鴛鴦母注鶉也青州呼鴛母䟽鴛田鼠所化鶉
蝦蟇所化爾雅又曰鶉其雄鶉牝痺又曰鶉子
鳩鴛子鶉然則又有雌雄子母非盡化者矣鶉
音僚鶉烏含反鴛音如鶉音牟蝦音霞蟇音麻

鵠音皆痺音脾鳩音文鷦音寧

定之方中

六

美衛文公

經○詩記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

細察其土宜○詩記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

所不敢遑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

也○詩記淵虛明如淵也塞則多不明塞淵則

實而明

傳○一章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

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爾雅營室謂之定

注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為正○疏鄭

志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杜預云楚丘

濟陰成武縣西南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通

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自漕邑遷楚丘即此○

度徒角反臬魚列反○冬官匠人建國水地以

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疏於造城郭處四角立四柱於柱四畔縣繩

以正柱柱正然後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

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既平於其中

央樹八尺之臬於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臬既

正乃於日出日入之時畫記臬景之端却於中

臬以繩取景兩端之內一帀規之規之則遠近

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
北正恐其不審猶更以日中之景參之也朝夕
即東西景也傳正取此文縣音玄摯臬同眡視
同識音志○爾雅椅梓注即楸說文亦曰椅梓
也梓楸也是爲一物矣然經言椅又言梓故疏
云楸之䟽理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
大類同而小別也○桐種不一諸家說亦多相
亂惟寇宗奭本草衍義條其狀白桐可斲琴葉
三枚開白花不結子梧桐開淡黃小花如棗花
枝頭出絲墮地成油霑漬衣履五六月結子然
則白桐即今俗所謂毛桐詩之樹桐爲琴瑟蓋

言集傳各物錄卷二

二十

白桐也梧桐不堪作琴瑟傳蓋誤○吳正傳案
家語山有梓實而俯楸屬亦多喬聳但以實而
俯者求梓則得之矣○二章杏溪傳實羣書百
攷堂當是今博州堂邑通典以爲漢舊縣則堂
邑之稱從來久矣博濮二州連境後衛成公自
楚丘徙濮陽濮陽古屬濮州則知堂邑亦衛邑
也○二章景山後說爲是蓋測景之事首章已
言之而於此句之上有望字下有觀字則皆相
視地形之意又毛曰景山大山也○三章非獨
訓匪直字以兩句作一連說直如孟子非直爲
觀美也○詩緝左傳言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詩集傳各物錄卷二

二十一

乃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
 周禮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齊道田馬各一閑
 駑馬三閑閑二百一十六馬六閑計一千二百
 九十六馬則三百乘正合侯國之數今云三千
 者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為三千亦
 見諸侯各務富強不守舊制○題下燬虎委反
 ○左氏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
 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鶴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史記謂懿公淫樂奢侈公及狄人戰于熒
 澤衛師敗績史記殺懿公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
 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桓夫入宣姜女宵濟衛之遺民

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
 人共滕皆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人帥車三百
 乘甲士三千人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
 兩僖公二年齊桓公合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衛
 國亡○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
 服惠工加惠百工賴其利器用授方授百事之
 宜今詳布衣帛冠蓋不止用於戴公喪期之中
 此正文公貶損自警如越王卧薪嘗膽之意

蝮竦鄆七刺淫奔

經

此詩前二章刺女子後章兼刺男女若果文公時詩真可見天理民彝未嘗一日可以泯絕而感應之速其效有如此者然則綱淪彝斲實自上為之非下之罪也衛因淫邪以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禮知命真君子之言也○禮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傳○一章遠于萬反紐音今易于願反○爾雅蝻蝻謂之雩蝻蝻也蝻為挈貳注虹江東呼雩俗名為美人虹蜺雌虹也挈貳其別名䟽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闇

音暗蝻即蝻○二章春官經注䟽眡稷掌牛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輝謂日旁之光氣一曰稷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鳥三曰鑄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氣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敘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隤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稷子鳩反輝音運鑄許規反鄉音向珥仍吏反曹母亘反

相鼠八序以為文公作

經○詩緝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汗可

言集傳各物錄卷三
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干旄九詩人美大夫好善

傳○紕符至反類隔切今易毗至反○後世或無
翟羽染鳥羽為之謂之夏采夏上聲

旄旗旌今案周禮爾雅禮書參比而得其說

曰凡旗有杠有繆有旒杠者旗竿也其首以

旄牛尾注於其上又以翟五色之羽析之注

于旄之上謂之旌則旄旌皆是杠之飾也旄與

髦同其杠以素錦韜之然後以繆繫于杠繆以

纁帛為之纁絳色也旒赤絳帛而屬於繆之

上以俗言之則繆是旗身旒是旗脚又以組

飾旒之邊又用朱纒縫紕旒繆或以維持之

不欲令曳地凡旗則自王以下各有所建旗

上所畫則各有其物旗州里所建者也其上

畫鳥隼鳥與隼二物也繆及旒皆畫之或者

以為大司馬百官載旗乃卿大夫仲秋教治

兵所建而司常州里建旗亦大閱時也見賢

載旗無明文以疑此詩然司常下文明言賓

客亦如之而陳祥道曰州里建旗者州里之

常百官載旗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

耳此詩第二章干旄乃是箋所謂州長之屬

疏所謂鄉內州長黨正遂內鄰長里宰鄰長

等同建者也一章三章旄旌皆因旗而言紕者縫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杠音江縿音衫旒音流旂同韜音滔屬音燭

載馳十許穆夫人

經○一章唁疑戰反

案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而文公立然則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間爾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於是采蠹與麥之芄芄皆非其時特託意以言之如卷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為實然也蓋夫人欲歸唁衛侯

知於義不可而極其思託意賦此詩也言我馳驅歸唁衛侯而驅馬悠悠言必至于漕今許大夫雖往弔有跋涉之勞然我心則憂不解也其不可歸之義夫人豈不知乎於是託許人諫不可往之義而言曰汝既不以我歸為嘉則信不能旋反而濟視爾雖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思則不遠也不止也亦陟彼阿丘言采蠹以舒鬱結乎雖曰女子多思亦各有其道也許人皆尤我以思之太過是直童幼狂妄之言爾我之所思豈徒欲往唁之而已乎許國之小力不能救將控告于大國以救

言集作各物金卷二
三十一
之又設行野見麥之意且憂控大國誰因誰
極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蓋百爾所思
不如我之自往也

傳○一章杜預春秋世族譜許姜姓與齊同祖堯
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
潁川許昌是也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
秋今案許男爵穆公名新臣見僖公四年○三
章蟲本草貝母根有瓣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
名貝母爾雅作蔞音萌○少失照反

衛一之五

變

淇奧衛君子美武公

經○語錄問淇奧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
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
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
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溫純
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僖赫喧之詞
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
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
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
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
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二章琇音秀

武公之所以有德全在切磋琢磨四字惟其工夫如此精密故有瑟僩赫喧之效存於內者周故發於外者著下二句却就他人心上說謂此君子不可忘一章總言其講學自修之功敬德容儀之盛二章止言正其衣冠則其德容自充蓋至此德成矣三章言守之於心者貞剛如金錫施之於四體者溫粹如圭璧至於倚較則寬綽戲謔則不虐蓋動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傳○一章見音現鑣良豫反錫它浪反槌直追反復扶又反恂音峻

此章訓詁解義皆不及大學詳明曾子謂瑟僩今僩今恂慄也是瑟僩以存諸中者言所以章句謂嚴密武毅貌傳乃釋為矜莊威嚴是就外言則與曾子所謂赫兮喧兮威儀者若有重意解上文亦詳於此蓋大學朱子晚年之書讀此章者當從大學

二章瑱它甸反縫扶用反○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之注䟽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璫五采玉朱白蒼黃玄之玉也邸下抵也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抵侯伯璫飾

七子男璫飾五玉三采朱白蒼孤則璫飾四三
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二采朱
綠璫音其郎抵並丁禮反○三章棧仕限反牀
第也第壯仕反比毗至反○猗釋文於綺反依
也只是倚義今音同首章而爲歎辭恐於字義
及句義皆若不協當從釋文○禮書輿人之法
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則輿深
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
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其廣之
半爲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爲
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式圍七寸三

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周禮注較兩
轆上出式者䟽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馮
也言兩較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旣別而云
較兩轆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于轆上
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蓋天子與其
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詩䟽則曰重
較侯伯之車也此二說不同隧與邃同車輿深
也揉汝九反轆於綺反○易以鼓反中竹仲反
○題下長知丈反朝直遙反舍始野反

考槃

二衛

詩人美賢者

經○詩緝永矢弗諼弗過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

言集傳各物金卷二
三十五
高舉遠遯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考槃在澗可謂幽僻碩德之人居之則見其寬廣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意於是獨寐於此寤而自言誓永弗忘此樂矣二章同意歌則長其言也至曰宿則惟於此留止且不以語人是遯世無悶自樂於心并其言忘之矣

碩人三衛閔莊姜

傳○一章禪音丹○駮字書縠也縠臬屬爾雅翼縠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

子今人績為布蓋用此布為禪衣故謂之駮語錄意同箋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下章則自近郊正衣服乘車馬以入○春秋杜預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通典邢州龍岡縣邢遷夷儀即此廣平唐為洛州邢州則鉅鹿郡也攷異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居此○春秋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今濟南府之歷城縣○重直用反○二章螭釋文與傳反切同然字書皆自秋反恐釋文誤爾雅螭螭蝎此螭螭之類螭螭在木中螭螭在糞土中○比毗志反○爾雅

蝥蜻蜻注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螻蝥音札蜻
音精○䟽輔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三章
釋文鑣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
之鑣魚列反○翟第見召南何彼禮矣○諸侯
三門庫雉路三朝路寢在路門內內朝在路門
外則外朝在雉門外矣日出而視朝者內朝也
○諸侯路寢一在前小寢二在後東西建○四
章䟽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
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
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
斤可烝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鮓魚形似

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
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大者為王鮓小
者為鮓鮓肉色白味不如鱣也盟莫更反臠黑
各反羹也整音牟鮓音叔○藪五患反茨藪荻
並見秦蒹葭○佼古巧反好也

氓四衛淫奔被棄自悔 異

經○詩緝一章述始者已為男子所誘而已許之
奔二章述已為男子所惑而遂奔之三章述其
既奔而悔四章述其愛弛而見棄五章述其至
家而羞見兄弟六章述其怨而自解之辭○二
章涕它禮反詩緝漣漣涕出接續之貌○四章

箋女家乏食已三歲貧矣女音汝○卒章詩緝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舊說以老使我怨為今老而見棄據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為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為婦是正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下濕曰隰

傳○一章朱子初言氓者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布訓幣毛氏文疏幣者布帛之名今案天官外府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疏布泉一也即錢

也若布作錢說亦通○漢志東郡有頓丘縣○狡古巧反猾也○三章爾雅鷓鴣注與傳同疏春來秋去一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鷓居物反鷓音骨鷓音嘲詳見小雅小宛○四章疏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此唯婦人之車飾為然○復扶又反○卒章反復之復芳服反○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竹竿七衛衛女思歸

傳○一章殺色界反衰小之也長而殺謂釣竿長

而根大其末漸漸衰小○二章遠見鄙蝮蝮○
四章毛氏檜柏葉松身

芄蘭六衛不知所謂 異

經○子金子芄蘭之詩雖不知作者之本意大意
柔弱之人不稱其服芄蘭蔓生纏繞非特達之
物如童子雖有衣服之飾而垂帶悸兮便有羞
澀驚悸之意

芄蘭柔弱之草其枝葉不足取以與童子無
才智而居大人之位不足尚故雖服成人之
佩而智不足以知我才不足以長我猶且不
能自省而舒緩放肆垂帶悸然以自得蓋惟

知處尊高之位侈然以樂其身而不知所以
處之之道故為人指議如此蓋人君柔弱不
能勝任大夫以是刺之但無以見果為何君
而發爾朱子以為不知所謂今依朱子訓詁
而為說如此子金子之意又有不同者

傳○一章芄蘭爾雅一名藿陸璣蔓生葉青綠色
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甘脆鬻為茹滑美其子
長數寸似瓠子藿音貫鬻音煮○啖徒濫反○
二章闔與開同疆苦侯反沓釋文待荅反當作
託荅反冒也將子匠反長知丈反

河廣七衛宋桓夫人思子

傳○一章詩記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
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
臣若終立則下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
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
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
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
觀矣○與祖為體以昭穆言也○疏一葦謂一
束○疏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適宋不渡河此
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宋今
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案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

卒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
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
即僖之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
是以狄未滅衛之前言之也而言河廣之詩
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
自相杻鑿若據經一葦抗之為實則為衛在
河北而襄公為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抗之為
假設之辭則可為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
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迎衛之意
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公卒於衛文之八年
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而

此詩作於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

題下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止於禮義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伯兮衛婦人思其夫

傳○一章爰說文積竹為之冬官廬人爰長尋有

四尺即丈二尺數兵同強爰無刃可數打人故謂之數兵同強上下同堅勁也圍欲細

舉圍欲重舉謂手所操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

之被把中也圍之園之也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晉讀如摺謂下罇也

矜所捷也矜柄也罇存問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首爰上也注

圍之大小未聞其矜八觚數與擊同被皮義反

把音霸矜渠中反觚音孤○二章戰國策晉豫

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說弋雪反

○三章思相字反○卒章䟽房室所居之地總

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此蓋

專指東房而言此是北階入內寢處○題下文王遣戍役采薇出車扶

杜詩周公勞歸士東山之詩也

有狐衛寡婦思婚姻 異

傳○一章妃配同○二章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

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申重

也申束衣并革帶而數之也

序○會男女之無夫家謂未成室家而不得授夫家之田者

木瓜衛男女贈答 異

經

此雖淫邪相贈答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為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之此厚之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爾至於以薄加於我者則當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如張子所謂不要相學者可也

傳○一章榘音茂爾雅木瓜榘疏木瓜一名榘故

傳曰榘木○酢七故反○李氏江左右者名粗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而不香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香者謂之木桃似木瓜而無鼻而其品又為下謂之木李今案此言未知是否○琚者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蠙步眠反○三章釋文玖石黑色

衛詩譜

衛自康叔至釐侯九世釐侯四十二年卒子武公和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子桓公完立十六年弟州吁弑之自立是年國

人殺之立宣公晉十九年卒子惠公朔立三十一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狄滅衛戴公申立而卒弟文公燬立二十五年卒子成公鄭立三十五年卒子穆公遯立十一年卒衛詩三十九篇今可譜者二十二篇自釐侯至穆公十二君二百六十六年可見者如此耳其十七篇不知何世不可譜朱子說詩與鄭不同故不從鄭譜

鄘柏舟

右釐一詩

淇奧

右武一詩

邶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

碩人

右莊五詩

燕燕

擊鼓

右州吁二詩

新臺

二子乘舟

右宣二詩

牆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右惠三詩

載馳

右戴一詩

定之方中

蝮蝮

相鼠

干旄

河廣

右文五詩

式微

旄丘

右穆二詩

簡兮

北門

二詩疑莊後

凱風

匏有苦葉

靜女

桑中

氓

木瓜

六詩皆淫疑宣世

北風

疑懿世

有狐

疑戴文世

雄雉

谷風

泉水

考槃

竹竿

芄蘭

伯兮

右十七詩前十詩有所疑而不敢必後七詩不可知何世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集傳名物鈔

詩集傳名物鈔卷二

四十三

